

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

Publication Series: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

历史学类 History

中国道教考古

张勋燎 白彬 著

3

线装书局

张勋燎
白彬

著

中国道教考古

3

线装书局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—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
2002~2003年度重大项目

教育部“九五”人文社会科学
博士点基金项目

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
专项经费资助

第四章 造像发愿文题名和文字

发愿文又称造像记，主要叙述像主姓名、造像名称、题材、经过及希望达到的目的，像主也往往借机夸耀自己的官爵世家显赫，亦间有述及造像所在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状况者，是建造神像时对造像所加的文字说明，内涵非常丰富。研究道教造像，特别是各种道神形象还没有定型的早期阶段材料，除了造像本体之外，造像记是极为重要的内容。不仅它们的年代、名称、性质需要依靠文字说明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，造像者的姓名、身份地位、造像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有关宗教思想等等方面的情况，离开了记文是很难弄清楚的。残文缺字，往往成为研究整个一件造像的关键。供养人题名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，但姓名之前多冠以表现自身身份的副词，也是研究造像和道教制度史的重要材料。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偏重造像本体形象的考察，对造像记文字内容则往往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，使许多本来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，甚至引出种种重大的误解，造成混乱。但造像记文字年代久远，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泐，通篇保存完整的很少。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汉字使用最混乱的时期，往往漫无标准，书写人随意增减笔画，改易字形，制造别体。再加上刻工文化水平的局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讹舛衍脱等等，考释甚难，除了需要具备考古学、道教和佛教的专门知识外，还涉及到古汉语、古文字和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，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知识素养，掌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才能解决。释文和句读的准确与否，关乎文字的理解，是整个研究的基础，目前所公布的一些造像记释文材料（包括一些学界众所瞩目的材料在内），准确程度有限，严重地影响到整个道教造像材料的研究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不用较多的篇幅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论述。

第一节 姚伯多造像发愿文考释

在众多的北朝道教造像记中，当以北魏太和二十年（496）姚伯多一刻最为重要，在学界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，有若干篇专文作了考述，歧见甚多。以下，我们也就先从这一材料开始，以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原石拓本为依据作专门讨论，然后再选择一部分其他的材料进行考察。

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太和二十年（496）《姚伯多造道像碑》文拓本有两套：一套整本三幅，未拓道像，仅有造像记（发愿文）和阴刻供养人像、供养人像题名。另一套剪装成册，内容和前者完全相同。此碑原石今存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，除碑阳、碑阴两面上部凿龕雕作道像之外，四面刻造像记发愿文，两侧并刻供养人画像及题名。全碑 1200 余字，详细地叙述了造像名称，像主和供养人家世、姓名、身份地位，造像时间、宗旨，造像所在地理环境情况，等等，是迄今所知同时带有明确纪年和具体造像名称最早的道像遗存，也是同类性质石刻中字数最多、内容最丰富的一种，对研究早期道教造像和道教发展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可惜现存原碑风化严重，文字多漫漶难以辨识，必须参考旧拓方得其真。川大博物馆所藏拓本，虽缺碑阴，所存阳面和两侧部分，经核对为该碑出土未久之早期拓墨，文字保存相当完整，泐蚀极少，拓工甚佳，剪装本尤精，字迹一般都很清晰，弥足珍贵。

查本碑造像记自 1934 年宋伯鲁、吴廷芳等纂《续修陕西通志稿·金石志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志稿》）著录碑阳释文之后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原石进行实地考察，先后发表过一些介绍性的材料和研究论著。据我所知，比较重要的有耀生的《耀县石刻文字略志》，仅刊出了碑阳部分的拓片图版，未作释文^{〔1〕}。韩伟、殷志毅的《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韩文”），虽然同时发表了碑阳、碑阴和两侧的拓本照片，并附释文句读，其后引用者多以为据，但图版过分缩小，加上印刷技术水平方面的原因，黑墨一片，几无一字可辨，释文、句读错误也特别严重^{〔2〕}。

〔1〕 耀生：《耀县石刻文字略志》，《考古》1965 年 3 期。

〔2〕 韩伟、殷志毅：《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7 年 3 期。

大约在 90 年代初，由荣宝斋编印的《造像书法选编》第五集，收入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的一幅整拓缩小影本和剪装原大影本，二拓似略有早晚之别，内容则完全相同。编者说明此材料“亦称《姚文迁造像碑》、《姚伯多兄弟造石文像》”，“陕西耀县出土，现存陕西西安碑林”，未作释文^{〔1〕}。实际上，该拓即本文所论造像的左侧部分。由于资料不全，介绍不准确，未能引起注意，至今不见有人引用。1996 年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昭瑞发表《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考论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刘文”），释文、句读部分主要针对韩文订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^{〔2〕}。由于作者未以原拓为据，仅将《通志稿》的释文材料与韩文两相比较做出判断，而且只考察了碑阳这一部分，两侧文字完全没有涉及，有很大的局限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，明显的错误就达 20 余处之多，亦有韩文正确而误为校改者。今经反复审察揣摸，先作校读如下。

一、碑阳

碑文刻于三尊道像下方，存二十三行，600 余字：

夫大道幽玄，以妙寄为宗，灵教□□，以虚寂为旨。是以群方而功不在己，生成万物，不以存私为可称。故能包罗六合而品类咸熙，纤介（芥）通微而感物不凋（咸勿不周）。经云：“大道如媚（昧）而研之者明，至言若讷而寻之者辨。”故真文弥梵（泛），非高何以可宗；李耳和生，非玄教何以合空。郁陵齐禅，以致其真。当今世道教纷，群惑滋甚，假道乱真，群聚为媚，大道之少清虚。唯真素为洁练，身克修大道之本（？），有北地姚伯多兄弟等，承帝舜之苗胄，珠（朱）紫晋世，仰论世爵，□不可□。九族雍棕，贞素清洁。兄弟至孝，通于神明，望树青族。雅量渊廓，神心肃悟，发自天然。虽形寄时俗，超然远敬。乃自克削，内怀欢心，于大代太和廿年岁在丙子九月辛酉朔四日甲子，姚伯多、伯龙、定龙、伯养、天宗等，上为帝主，下为七祖眷属，敬造皇老君文石像一躯，营构装饰，极工匠之奇雕，隐起形图，宛（？）若真容现于今世。

〔1〕 该影印拓本未注明出版日期。

〔2〕 陈鼓应主编：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九辑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绮错尽穷巧之制，修来清颜，有若真对。非夫道协幽宗，理会上言，焉能若此者。于时，奉敬之徒，钦(?)太极以兴观，信悟之宾，望玄门而圣偶。不胜欣跃之至，即而颂之。其辞曰：

“茫茫太上，亹亹幽微，于矣皇老，诞精云湄，纯风渐鼓，品物浴晖。非至非咸，孰启冥机？洸洸尹生，妙契玄理，远其城都，皓变素起，微言既畅，万累都止，陈文五千，功不在己。冲虚缠邈，如昧愈深，不知其谁，像帝先人，化治西域，流波东秦。至感无其(期)，崇之者因。既建石像，□渗灵仙，在□云迹(?)，岳峙霄间，壮丽严饰，妙观闲闲，仿佛神仪，载扬真贤。济济川原，雍棕开开，俄俄风流，君子交齐，降生哲人，叙此熟资，清为时范，动为世师，非为立德，政化是妣(比)。其妣(比)唯何？唯政是匡。其政唯何？柔而能刚。造立石像，德立弥章，唯我皇老，与日齐光。伯多、伯龙、姚定龙、姚伯养、姚天宗(?)□始供养，千载不忘。寿身舍身，道气(?)将自(自将)。如此种福，长入天堂。子□□□，后更顺昌。后人见之，供养如常。若当不信……”

1. “夫大道幽玄，以妙寄为宗”

“大”字韩文释“本”，刘文据《通志稿》改释为“大”，与原拓字形相符，但新改“夫大，道幽玄”则读有破句。又“妙”字《通志稿》原释如此，韩、刘二文改释为“𡵚”，“𡵚”与“妙”本可互通，但原刻作“妙”而不作“𡵚”，《通志稿》不误。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引《升玄经》云：“夫大道玄妙，出于自然。”^{〔1〕}又《太上混元真录》云：“关令尹稽首曰：‘大道微妙，自然深远’。”^{〔2〕}故句文意谓道教的“道”，具有精微玄妙的内容。

2. “灵教□□，以虚寂为旨”

“以”字诸家皆漏释，今据拓本残画及文意订补。“寂”字原刻作“𡵚”，按辽僧行均《龙龕手镜》“寂”字俗写作“𡵚”或“𡵚”^{〔3〕}，与此字形相近，

〔1〕《道藏》二十四册，723页。

〔2〕《道藏》十九册，512页。

〔3〕(辽)僧行均：《龙龕手镜》卷四，穴部(510页)；卷一，宀部(158页)。

文意亦符，故释之如此。“旨”字笔画模糊不清，原来我们曾将之释为“能”^{〔1〕}，终觉未安，后得见《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》释为“旨”，复参照陕西耀县北魏神龟年间（518~520）张安世造佛道像碑有“夫大圣幽玄，以虚寂为旨”之句，与此同例，遂从之改订。“以虚寂为旨”，意谓以虚无清静为宗旨，与道教教义相吻合。

3. “是以群方而功不在己，生成万物，不以存私为可称。

故能包罗六合而品类咸熙，纤介（芥）通微而感物
不凋（咸勿不周）”

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魏神龟年间（518~520）张安世碑作刻云：“夫大圣幽严，以虚寂为旨，生成万物，功不在己，纤芥通微，咸无不周。大圣如昧，而研之者明；至言若讷，寻之者辩。”与本碑文之“夫大道幽玄，以妙寄为宗，灵教□□，以虚寂为旨。是以群方而功不在己，生成万物，不以存私为可称。故能包罗六合而品类咸熙，纤介通微而感物不凋。经云：‘大道如媚（昧）而研之者明，至言若讷而寻之者辨。’”我们比较两段文字，虽有繁简之异，基本词句和文意也都是相同的。“感物不凋”，在此于义无解，当为“咸勿不周”字形相近致误，谓大道生养天地间一切事物，虽纤细微小之极者，亦无所不及。此说老子生养万物而不居功的虚寂思想。《老子·天下皆知章》谓：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故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”^{〔2〕}《大道泛兮章》谓：“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名有。爱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可名于小。万物归之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”^{〔3〕}是也。

4. “李耳和生，非玄教何以合空”

刘文所释，“耳”字前尚有一注泐之□符号，韩文无此。细审原拓，该处虽有空白，实为原石本有凹坑，刻文时绕避所致，非字有泐脱。“故真文弥梵，非高何以可宗；李耳和生，非玄教何以合空。”文句对偶。“李耳和生”四字与“真文弥梵”恰好相应，若增字为五，则不相协矣。“李耳”即老子之名，句谓如果没有道教这种宗教，便很难将老子长生的思想和虚无空

〔1〕 张勋燎：《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魏姚伯多造像碑文拓本考释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1997年2期。

〔2〕 《道藏》十四册，348~349页。

〔3〕 《道藏》十四册，447~448页。

幻的主张融合起来。

5. “当今世道教纷，群惑滋甚，假道乱真，群聚为媚，
大道之少清虚。唯真素为洁练，身克修大道之本(?)”

刘文据《通志稿》以“之少”二字为泐文，“唯真”作“为真”。细审原拓，韩文所释如此，不误。又刘文改释韩文“大道之太”作“大道之法”，与原拓“法”字字形不类而与“大”近似，但“大”字下部尚有泐画，复据文意酌之，以释“本”为宜。至于句读，韩文作“大道之少清虚唯真，素为洁练身克修大道之太者”。刘文作“大道□□，清虚为真，素为洁练，身克修大道之法者”。二者皆严重破句，义莫能解。按今校读，意谓至北魏太和之时，各种不同的道派纷纷兴起，邪说盛行，真正做到清静无为的很少。而姚伯多兄弟等则能纯正无邪，崇奉真道。

6. “有北地姚伯多兄弟等，承帝舜之苗胄，珠(朱)
紫晋世，仰论世爵，□不可□”

“北地”之后，韩、刘二文皆释有“郡”字，唯《通志稿》无之。查原拓实无“郡”字，或系当时有意省刻，于文意无伤。“珠(朱)紫晋世”，韩、刘二文皆释为“珠紫身世”。细审原拓，“晋”字作“𣎵”，与常见其字“晉”的写法极为相近而与“身”字完全不类。“珠紫”当即“朱紫”，乃“朱衣紫绶”的省词。朱衣紫绶为古代高级官僚的服佩特点，亦为富贵之象征。“珠(朱)紫晋世”，谓姚伯多兄弟出身名门贵族，其先祖在晋代世为高官。至“仰论世爵，□不可□”，韩文释为“仰论世爵，香不可□”，刘文释为“□论世爵，书不可□”。原拓“仰”、“爵”字迹甚明，“爵”或为当时“爵”字别写，未敢遽定。“书”、“香”之释，与今存笔画均不相合，似以存疑为当。后读《精选》亦释“爵”为爵，和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。

7. “九族雍棕”

“棕”字韩文原释为“宗”，刘文改释为“穆”。审原拓字本作“棕”，与“穆”字不类。“棕”即“宗”字，有“众”字之义。句谓姚伯多家风良好，九族人众皆能和睦相处。

8. “上为帝主”

“主”字，韩、刘二文皆释为“王”，虽无悖于文义，然原拓字本作“主”而不作“王”。“帝王国主”乃六朝隋唐造像发愿文习见之语，本碑右侧刻字即有此词。

9. “敬造皇老君文石像一躯”、“于矣皇老”、“唯我皇老”

“老”字原刻作“𡗗”，在“先”字右侧下部钩画中尚有一“人”字，上述韩伟、刘昭瑞、耀生诸文皆释为“先”，在其它有关的一些研究论著中也采用了同样的释法，如丁明夷之《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》^{〔1〕}、胡文和之《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》^{〔2〕}等，莫不如此。北朝隋唐道教造像之称“𡗗君”者不只《姚伯多碑》一种，由于过去本字的如此识读，引申出种种与事实相违背的论说。如胡书文称：“北朝现存的道教造像有……太和二十年（496）姚伯多的‘皇先君文’石像……北周保定元年（561）的‘玉先君’……北齐天统元年（570）孟阿妃的‘先君’像。上述题记中所说的‘先君’、‘皇先君’、‘玉先君’……似应属于北朝道教神祇系统，但在《无上秘要》中又没有这些神祇的名称，颇有点来历不明。”南北朝至隋初人颜之推在所著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中说：

北朝丧乱之余，书迹鄙陋，加以专辄造字，伪拙甚于江南。乃以百念为忧，言反为变，不用为罢，追来为归。更生为苏，先人为老，如此非一，遍满经传。

当时“老”字按会意的原则写作“先”旁加上“人”字，这是很普遍的情况，不仅在颜之推上述记载中有明确的记载，从许多其他同时代的实物材料也可得到证实。除《广碑别字》所收之《魏王偃墓志》、《魏韩显祖造像》^{〔3〕}等外，他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著录北齐皇建元年（560）《乡老举孝廉雋敬碑并维摩经刻》之“乡老”题名^{〔4〕}，新疆吐鲁番发掘48号墓出土高昌延昌三十六年（596）随葬衣物疏写纸之“宜向（享）遐龄，永赐难老”^{〔5〕}，“老”字也都写作“先”字右旁一“人”字。所以上述本碑三个先字右侧一人字之字形，皆应释为“老”字无疑，旧释之误及引申论说之失，均当予以澄清。本造像据上述刻文应订名为“皇老君”，“皇老”乃句法字数所限出现

〔1〕 丁明夷：《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》，《文物》1986年3期。

〔2〕 胡文和：《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》，183页。

〔3〕 166 秦公、刘大新：《广碑别字》，45页。

〔4〕 （清）陆增祥：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二十一。

〔5〕 《文物》1972年1期，22页，图三十二；《考古》1972年4期，52页，图四。

之省称。至于“皇老君”为道教何神，是否即老子李耳，问题比较复杂，将于后文详考，暂不讨论。

10. “绮错尽穷巧之制”

“绮”字，韩、刘二文皆释为“倚”，唯《通志稿》作此。查原拓字本作“绮”而不作“倚”。句谓造像衣纹交错，非常精美。

11. “宛若真容现于今世”

“宛”字，原拓作“𡩊”，韩文模写笔画而未释，刘文释为“像”而字形不类。查《龙龕手鏡》卷四“琬”字别写作“琬”，字形与此相近^{〔1〕}。结合文句考察，当为“宛”之别写，谓造像神态生动，宛如真身之再现于世。

12. “非夫道协幽宗”

“非夫”二字，韩文所释如此，与原拓相符。刘文改释为“若非”，是改正为误。句谓如果不是姚伯多兄弟和工匠领会了道教的深意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13. “纯风渐鼓”

“鼓”字原拓作“𦔑”，韩文模写字形而未释，刘文从《通志稿》释为“被”。按“鼓”字古本从“皮”，《龙龕手鏡》卷一写作“鼓”或“𦔑”^{〔2〕}，其左旁均系在“豆”之上部增加笔画，与此碑字形极相近，而与“被”字之从“衣”者迥异，故当释“鼓”字无疑。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》卷一百十四，太极心法祭炼仪：“臣闻元始开图，敷三乘之风策，虚皇抚运，弘七部之龙章，仁风鼓舞于幅圆，惠露涵濡于寥廓。”^{〔3〕}石文之“纯风渐鼓”，即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》的“仁风鼓舞”。

14. “孰启冥机”

“冥”字原拓作“𡩊”，韩文模写字形而未释，刘文以为应即“窆”字，于义无解。按“冥”字古写下部从“真”，上部则从“冡”或“穴”。河南偃师出土北魏永安二年（529）《李超墓志》：“绝交独坐，化动阴冥”，“冥”字作“𡩊”，与本碑字写法全同^{〔4〕}。“冥”有幽暗不明之意。句谓是谁识破了玄机，掌握了其中的奥秘？

〔1〕《龙龕手鏡》，437页。

〔2〕《龙龕手鏡》，123页。

〔3〕《道藏》七册，532页。

〔4〕（清）王昶：《金石萃编》卷二十九。

15、“洸洸尹生，妙契玄理，远其城都，皓变素起，微言既畅，万累都止，陈文五千，功不在己。冲虚缠邈，如昧愈深，不知其谁，像帝先人，化治西域，流波东秦。”

“尹生”即尹喜，另碑亦作“尹臣”。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（524）仇臣生造佛道像碑，发愿文中有“昔太子绝思于龙华，身□如来之体；尹臣邱（駟即驱）白驹而修礼，亦蒙神道之助。是以积善成道”之语。所谓的“尹臣”，则应指道教中仅次于老子之尹喜，即此处记文中的“尹生”。唐孟安排《道教义枢》卷二，七部义，引《太玄经》说：“无无曰道，义枢玄玄。而尹生所受，唯得《道德》、《妙真》、《西升》等五经。”^{〔1〕}可以为证。“妙契玄理”，是说尹喜的思想言行，完全符合道教的精神实质。整个这段话都是在讲老子为尹喜作《道德经》并一同前往西域化胡事，详说见后引《老子化胡经》文。

16. “不知其谁，像帝先人”

“知”字《通志稿》原释如此，与拓本材料相合，不知韩、刘二文何以改释为“智”。《老子·道冲章》：“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碑文典出于此。有人以为“像帝先人”的“像帝先”而不作“像帝之先”，系受《老子想尔注》“帝先者，亦道也”的影响^{〔2〕}。其实省去“之”字加上“先”字，这是为了四字为句押韵（人、秦、因）所致，别无他故。甘肃天水元至大三年（1310）全真道石刻《诏书碑》语云：“谁之子，象帝先，尽老氏关尹之妙；无不为，将自化，行东莱西陕之间。”^{〔3〕}可为参例。

17. “至感无其（期），崇之者因”

“其”字韩文无别解，刘文谓当释为“綦”，亦未说明字义为何。按“其”字本可与“期”相通，又“因”有亲善之义。今释句谓老子与尹喜西域化胡，东还布道，无限期地从事教化人的工作，崇奉其宗教的人也都对他们感到非常亲切。

18. “俄俄风流”

“风”字原拓如此，韩文所释甚当，刘文改释为“周”，是改正为误。句谓造像所在之处文化发达，人才辈出。

〔1〕《道藏》二十四册，815页。

〔2〕刘昭瑞：《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考论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九辑。

〔3〕陈垣：《道家金石略》，730页。

19. “非为立德，政化是妣”

“立”字原拓如此，韩文所释甚确，刘文改释作“玄”者误。句谓姚伯多兄弟建造道像，宣扬道教，不只是为个人建立功德，对时政也有帮助。

20. “道炁自将”

“炁”字诸家皆未释，审原拓字形如此，“炁”与“气”通。“自将”原拓本如诸家所释作“将自”，然本段系隔句为韵之四言铭词：“□□供养，千载不忘。寿身舍身，道气自将。如此种福，长入天堂。子□□□，后更顺昌。后人见之，供养如常。”忘、将、堂、昌、常为韵，若释“将自”，则“自”韵不协，故应为当时工匠刻字误为颠倒所致。“将”有扶持的意思，句谓自会有道气来相护持。

21. “后更顺昌”

刘文释“顺”为“烦”，以为即“繁”字之别写。如此虽文义可通，然原拓字本作“顺”，左旁从“川”而中画稍长，不从“火”。“顺”字的这种写法，北朝石刻往往有之，如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北朝《吴洪树造道像记》拓本之“阴阳为之调顺”，“顺”字的写法即与此完全相同。

22. “后人见之”

“人见”二字韩文释作“之身”，刘文订为“□之”，后一字改对了，前一字未释。今据原拓所释如此，文从字顺，刻画亦明晰可辨。

二、碑阴

姚伯多碑碑阴文，韩文释作：

“姚伯多者，轩辕之苗胄，虞舜之后……名显竹素。始祖□，天帝上年，用为皇越大将军、□州刺史……和留时镇南大将军……后留时大中大夫、江夏太守。姚常石□使（吏）部尚书、冠军将军、上谷太守。姚给荫姚时县留统、吉阳保主、□州令。祖姚东魏邑中大夫……父姚……”〔1〕

《精选》释文作：

〔1〕 韩伟、殷志毅：《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7年3期。

……道（漫漶）前则险萇川，后背□（下泐）头合□慈娥故朝阳（下泐）舒国上仍兴庆云栋仙游（下泐）曜虚空神晖，通鬼拜录（下泐）主□（远？）东上俎豆礼既俗兼（下泐）高，坐瞑真经，四面竞求，请诸（下泐）越功伦合郡为族（？）辛（？）伯多、伯（下泐）姚伯多者，轩辕之苗胄，虞舜（下泐）气□□假（？）畅雷□□□□今殖（下泐）□前君临万国（？）迁民北地望□（下泐）□万代修人顺德名显竹素始祖（下泐）元年拜为皇越大将军雍州刺史司徒公姚和留时镇南大将军□□□□□石后留时大中大夫江夏太守姚□石□使部尚曹冠军将军上谷太守姚铨荫姚时四（？）县都盟统晋阳保（堡）主回州令祖姚（下泐）魏□□中大夫北地□□□姚（下泐）〔1〕

今校读作：

祖姚（下泐）魏□□中大夫、北地□□□姚（下泐）……道（漫漶）前则险萇（长）川，后背□（下泐）头合□慈娥故朝阳（下泐）舒国，上仍兴庆，云栋仙游。（下泐）曜，虚空神晖，通鬼拜录（策），（下泐）主□（远？）东上俎豆，礼既俗兼，（下泐）高，坐瞑真经，四面竞求，请诸（下泐）越，功伦合郡，为族（？）辛（？）伯多、伯（下泐）。姚伯多者，轩辕之苗胄，虞舜（下泐）气□□假（？）畅雷□□□□今殖（下泐）□前，君临万国（？），迁民北地，望□（下泐）□万代，修人顺德，名显竹素。始祖（下泐）元年拜为皇越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司徒公姚和，留时镇南大将军□□□□□石，后留时大中大夫、江夏太守姚□石□使部尚曹、冠军将军、上谷太守。姚铨荫、姚时四（？）县都盟统、晋阳保（堡）主、回州令。祖姚（下泐）魏□□中大夫北地□□□姚（下泐）

残文断句，主要是在炫耀姚伯多世代高官，尊荣贵显和崇道之诚，功德之盛。“通鬼拜录”，“录”当为“策”，谓受道策而能通于鬼神。“东上俎豆，礼既俗兼”，是祭祀道像，并设俎豆，所用礼器，与通行一般习俗没有太大

〔1〕《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》，125页。

的差别。“坐瞑真经，四面竞求”，谓平时瞑目默诵道经，四面八方很多的人都争相前来求道，一片兴盛景象。上述有关碑文内容，对我们了解像主政治地位和道教情况有一定的帮助。

三、右侧

上部供养人画像题名五行，凡 35 字：

清信梁冬姬供养 清信胡女进供养 清信胡德女供养 清信牛妙姜
供养 清信王赋(?)女供养

发愿文九行，存 218 字：

愿造功者就，修德者成。殖果有因，因中果生。信者□□，□
明至明。福来照果，果以瓊(琼)荣。虚中游翱(翔)，梵音希声。
神仙为友，历观玉京。舍俗就道，贵在心精。愿星宿群僚、牧守令
长，以德导民，文韬众备，处物理均。善教既舒，民乐仰遵。邑景
宁太，雅咏日新。道能济物，信与宜纯。恒恒原隰，仁栽(哉)可
亲。左平右太，北顾频山。众泉合流，注于兹川。洸洸济济，仁林
侠(夹)边。棕棕英儒，得生于间。神像功就，于兹有缘。安所仁
理，不垂不偏。其图玉莹，绮饰交连。既建岳峙，与山齐连。兆劫
不移，往来神仙。所愿成□，寿命长延。

1. “梵音希声”

韩文原释“梵声帝声”。按原拓本“梵声”作“梵音帝声”，不作“梵声帝声”。《龙龕手鏡》卷一，巾部：“希、帝，二俗，音希。”〔1〕故“帝”字当释为“希”。《老子·上士闻道章》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〔2〕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引《老子》之言“大音希声”，李贤注曰：“声震宇内谓之大音，其动有时，故希声也。”句谓道音本极宏大，但平时则听似无声也。“梵”即“泛”字。老子《道德经·大道泛兮章》：“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”杜光庭

〔1〕(辽)僧行均：《龙龕手鏡》，138 页。

〔2〕《道藏》十一册，734 页。

《道德尊经广圣义》卷二十八，注云：“大道泛兮，无系而能应物，左右无所偏名。”疏云：“泛兮者，无系之貌也。言道之为物，非阴非阳，非柔非刚，泛然无系，能应众众，可左可右，无所偏名。”〔1〕“泛然”，亦有广泛、博大之义，“梵音”即大音。

2. “神仙为友”

“友”字原拓笔画甚明，韩文释“父”者误。

3. “愿星宿群僚”

“僚”字原拓作“𡗗”，韩文释为“潦”而未明其义，当为“僚”之同音别写。东晋道书《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》语云：“某家七世父祖，昔日生在之时，违天负地，王（五）逆不孝，诛君截位，杀害帝主、方伯、二千石、令长、大臣、三公、九卿、尚书、仆射，星宿大臣”〔2〕。此中之“星宿大臣”与“星宿群僚”同义，意指众多的官吏。

4. “以德导民”

“德”字原拓字迹甚明，文从义顺，谓以德政治民。韩文释“得”者误。

5. “文韬众备”

韩文原释“文条象掩”，义不可解。细审原拓“众”、“备”二字笔画明晰，韩释为误。另“条”字虽系原刻字形，审其文意，当为“绛”字之别写，而以音同当释为“韬”。句谓众臣僚都胸存韬略，足智多谋。

6. “信与宜纯”

句文拓本字迹甚明，“纯”字与前后句尾之“均”、“遵”、“新”、“钦”协韵，韩文释作“信与纯宜”者误。“与”字当为“誉”之别写。句谓声誉良好。

7. “北顾频山”

“顾”字原拓作“頤”，当为本字之别写，韩文未释。句谓造像所在之处在山地之南，北望近山。

8. “注于兹川”、“得生于间”

文中二“于”字原拓作“亏”，颇受本字篆书写法之影响，韩文释“兮”者误。

〔1〕《道藏》十四册，447页。

〔2〕《道藏》三十二册，721页。

9. “愿造功者就，修德者成”

谓祝愿参与修造道像这项功德之人会有好的报应，将来事业有所成就。韩文读作“愿造功者，就修德者成。”破句而文意难解，应予订正。

四、左侧

上部供养人画像题名两列六行，凡 32 字：

道民姚文迁供养（上列）姚伯多供养姚伯龙供养姚定龙供养姚
伯养供养

姚天常供养（下列）

发愿文九行，存 150 字。

愿帝王国主，以物敷教，休问远彰；边夷宾服，灾害自□；德流兆庶，善瑞榛祥；民乐贞信，臣节忠良；道协灵应，族延未央；以道为基，与仙相望。愿道民姚伯多三宗五祖、七世父母、前亡后化（死）眷属，若在三徒（涂），速得解脱，得远离囚徒幽执之苦，上升南宫神乡之土。若更下生，侯王为父。当令伯多父母、兄弟、妻息大小，□心同信，尊道为主；学以□生，神仙为侣；福庆隆昌，子孙斯与；所愿克成，□□□。如此种福，功德……

1. “愿帝王国主”

“帝”字原拓刻画明晰，韩文误释为“故”，兹为订正。

2. “以物敷教，休问远彰；边夷宾伏，灾害自□”

韩文原释为“以□□教□□休问远彰边□宾伏周自□”，衍文、脱文、前后字序颠倒，严重失实，不能句读，以至文义无解。按原拓“以物敷教”字迹甚明，“物”字之前与“教”字之后虽有可容二字的空白位置，实系原石面本有凹坑，刻写时绕避所致，非刻字泐脱。本段文体四言韵句，文义昭然，亦可佐证。又“夷”字原刻别写作“𡗗”，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，古文献中常以“四夷”、“边夷”称之，与中央政权保持正常关系曰“宾服”。刘宋时道书徐氏《三天内解经》卷上：“自天地开辟，乃有边夷羌、蛮、戎、